

三

掌握地方色彩的創作巔峰

常在各地遊歷創作的陳澄波，
其實很早就已養成很少在畫室裡作畫的習慣，
他常說：「大自然就是我的畫室」，
所以他對風景畫也就比其他題材感到親切。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陳澄波返台定居。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再創高峰

雖然剛剛回到台灣的第一年，陳澄波感到相當的寂寞。因為黃土水、陳植棋兩名台灣美術的大將已於一九三一年前後去世，石川老師在一九三二年已退休回到東京，楊三郎、劉啟祥等人還在歐洲，顏水龍從法國回來卻到日本工作。只有陳進、廖繼春這兩位既擔任台展審查員、又在中學任教

的台籍畫家，在畫壇似乎較為活躍。此時台灣的美術教職依舊還是僧多粥少，陳澄波一時也沒有辦法找到合意的工作，但經濟上的壓力，並未改變他對藝術的精進，所幸陳澄波靠著一些藝術贊助者，還可清苦地繼續當一位專職藝術家的志業；例如回台不久，彰化東門的楊英梧就邀請他暫時住在彰化家中三個月，以製作人體畫。



3-1 陳澄波於彰化楊英梧家中作畫的情景



3-2 琳瑯山閣遺址在今嘉義國華街。



3-3 陳澄波 琳瑯山閣 1935年 畫布・油彩 73×91公分（未修復）

●此外嘉義家鄉「琳瑯山閣」的主人張錦燦、張李德和夫婦，也是一對相當具有文化修養、又很熱心提倡文化發展的夫婦，他們家中儼然是一個文藝沙龍，平時許多嘉義地區的詩人墨客常常進出其中，陳澄波當然也是他們的座上貴客，陳澄波也曾經為張李德和家中這個特別的庭園，畫了一幅作品。一九三三年陳澄波剛回台灣，近鄉情怯再加上一些低潮，當年參加台展並沒有如願獲得大獎，他在失望之餘幸好獲得張李德和

3-4 琳瑯山閣為能詩善畫的張李德和女士所主持，是嘉義地區詩文書畫活動的重心，文人墨客聚集的地點。此為陳澄波訪琳瑯山閣，與張錦燦、張李德和（左立者與坐者）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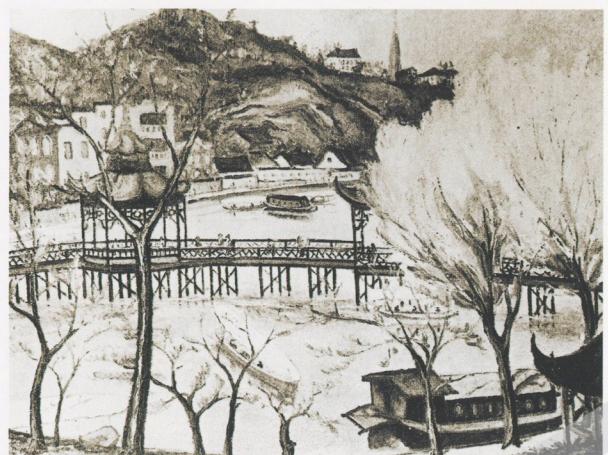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3-5 陳澄波 琳卿山閣 1935年
畫布・油彩 73×91公分
(修復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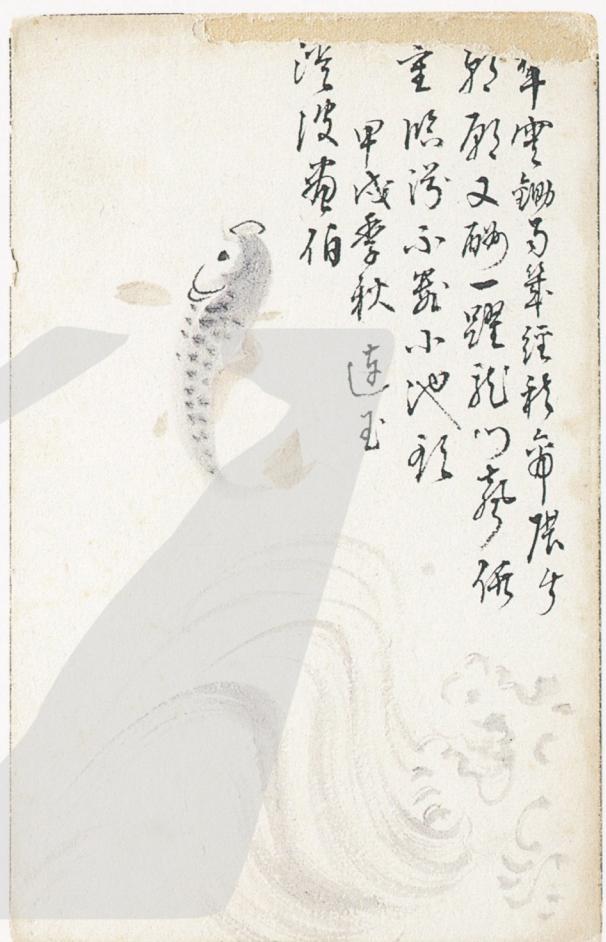
3-6 陳澄波 西湖春色 1933年 畫布・油彩 第七回台展推薦作品 第十五回帝展入選



3-7 陳澄波 街頭 1934年 畫布・油彩 第八回台展入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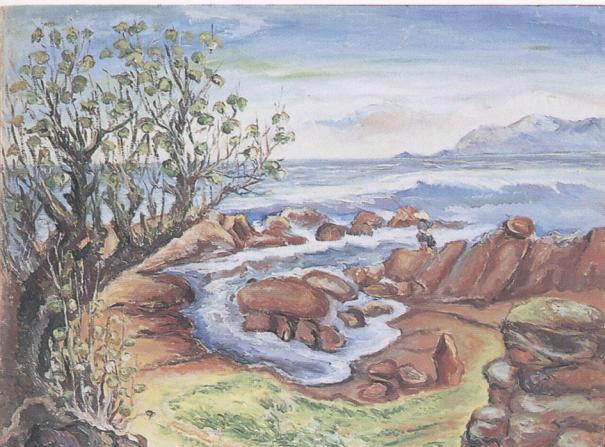
3-8 陳澄波 八卦山 1934年 畫布・油彩 第八回台展特選・台展賞



3-9 張李德和寄給陳澄波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的圖為張李德和所畫。



3-10 陳澄波 古廟 1938年 畫布・油彩 第一回府展作品



3-11 陳澄波 濤聲 1939年 畫布・油彩 91×116.5公分
第二回府展作品

此處畫的是貓鼻頭附近，晴朗的海邊，濤聲拍打著岩岸；獨自垂釣的人也全神貫注，畫面構圖簡單而有力。



3-12 陳澄波 夏之潮 1940年 畫布・油彩 91×116.5公分
第三回府展作品

此處畫的是嘉義市郊某處，佇立於農舍池塘前的一對父子，呈現出鄉間富有感情的溫馨畫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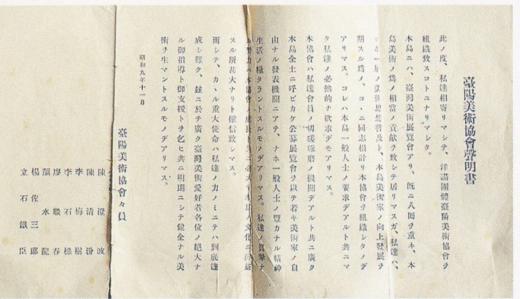
3-13 嘉義老家（初秋）1942年 畫布・油彩 第五回府展作品（1979年攝）
在長子陳重光出生不久後，陳家就搬到蘭井街，這是分家得來的祖產，因為開馬路，被分割只剩不到二〇坪。這幢木造的二層樓房，客廳只有三坪大，因此沒有辦法設置畫室。無怪乎陳澄波會說：「我的畫室是在大自然裡，所以家裡就不需要畫室了。」

但房子小造成許多不方便，四十號以上（100×72.5公分）的油畫需要修改時，常要跑到街上望進來，才能看清楚個畫面。記者來訪，也要站在街上才能為陳澄波的畫照相。



常在各地遊歷創作的陳澄波，其實很早就已養成很少在畫室裡作畫的習慣，他常說：「大自然就是我的畫室」，所以他對風景畫也就比其他題材感到親切。陳澄波一方面勤於各地寫生，發展自己獨特的畫法，一方面在手札裡或報章上，記錄下自己對藝術的觀點。由於曾在上海多年的歷練，陳澄波對於自己的畫風，甚至於對整個台灣繪畫界所應發展的風貌，已有一套獨特的看法；從一九三四年他發表於台灣新民報上的言論，便可看出梗概，他說：「……我在畫面所要表達的，便是線條的動態，並且以擦筆使整個畫面活潑起來，或者說，言語無法傳達的，某種神秘力滲入畫面吧，這便是我作畫用心處。我們是東洋人，不可以生吞活剝地接受西洋人的畫風」。一九三五年，從他的《製作隨感》摘錄下來的文字，也可看出他此時所秉持的創作觀：「將實物理智性地，說明性地描繪出來沒有什麼趣味。即使畫得很好也缺乏震撼人心的偉大力量。」

任純真的感受運筆而行，盡力作畫的感覺更好。至少我是這樣想的。」做為一位精力充沛的專業藝術家，陳澄波除了努力畫畫之外，還很積極地參與組織台灣的畫會及籌辦展覽，一九三四年在台北所成立的「台陽美術協會」是陳澄波等台籍畫家非常重要的自發性活動，他們仿照「台展」的徵選、評審模式，鼓勵新一代的畫者來參與，一時之間頗能開展普及台灣美術活動及建立台籍畫家爭取藝壇領導的雄心。這段時間陳澄波每次來台北，大都會住在楊三郎的家，但他總是不忘在行李中帶著一條小棉被，因為他堅持「家裡的棉被才有牽手（妻子）味」，可見他雖然長年出門在外，但對於親人卻有極深的眷念。此外，經年在外奮鬥的他，更隨時將針線盒、仁丹、萬金油等應急物品隨身攜帶，一方面可以應付臨時發生的不時之需，另一方面也可以隨時幫助別人，這樣的舉動同時也顯示出陳澄波柔情細膩的一面。



3-14 台陽美術協會聲明書



3-15 第三回台陽展在台中舉行

前排右起：洪瑞麟、李石樵、陳澄波、李梅樹、楊三郎、陳德旺。第二排左二：楊達。



3-16 第六回台陽美術展覽會場



3-17 赤陽會第一次在臺南中正堂展出

右二顏水龍；右三廖繼春；右四陳澄波。

陳澄波所參加過的畫會：

- 一九二五年陳澄波與陳植棋想要聯合當時在東京學習美術的台灣學生，共組研究美術的「春光會」，定期在台灣示範展出，但遭黃土水反對而作罷。
- 一九二六年陳澄波與石川欽一郎在北師教過的師兄弟們組成「七星畫壇」。
- 一九二七年陳澄波與新竹以南的東京美術學校的畫友們組成「赤陽會」，並於台南公會堂展出。
- 一九二八年陳澄波與十三位藝術家共組「赤島社」。
- 一九三四年陳澄波與八位藝術家共組「台陽美術協會」。
- 一九四〇年嘉義的「青辰畫會」，陳澄波擔任指導顧問。



3-18 第六回台陽美術展覽會場前的廣告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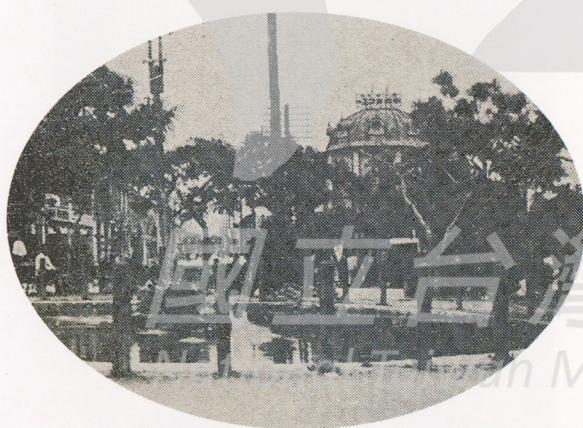


3-19 一九四二年春萌、青辰兩畫會聯展的紀念照
前排右三為林玉山；第五為張李德和；第六為陳澄波。



嘉義市區

自上海回到台灣後，陳澄波不僅對繪畫目標有新的體悟，對於家鄉的美景，也有一些新發現。「嘉義中央噴水池」作於一九三三年，描繪嘉義市中心圓環噴泉，那是當時嘉義市區的重要地標，整幅作品具舞台佈景的戲劇性效果，雖然還是不脫離充滿故事的敘述性風格，但畫面還是相當引人入勝。



3-20 日治時代的嘉義中央噴水池



3-21 陳澄波 嘉義中央噴水池 1933年 畫布・油彩 80×100公分





3-22 嘉義中央噴水池

「嘉義街中心」亦是陳澄波於六十多年前所畫的嘉義中央噴水池一景。由今日攝取同地點的照片比較，街頭容顏變遷明顯得驚人。計程車替代人力車；水泥地替代泥土地；大廈替代樹叢。同樣名稱的中央噴水池卻有悠閒與急躁的天壤之別。

●一九三四年陳澄波筆下陽光燦爛的

「嘉義街中心」，光線對比強烈，畫面比較沒有以往那般交待得曖昧不明的地方，畫風顯得明麗清晰許多。此時期的作品架構，也比以往更為明朗精要，例如這張畫的構圖，陳澄波以垂直電線桿與水平的道路，來交織特別的幾何韻律，此外這張圖的空間佈置，也是經過刻意的壓縮，於是使得遠方的噴泉，可以驟然逼近觀者的眼前。至於這時期的用色，也變得更加大膽純粹，尤其是白色的運用，更是相當具有自信，譬如在這幅作品中，畫家以一帶鮮亮的白色表示映照陽光的路面，並將畫幅橫切成兩半，陳澄波巧妙運用色彩、並且配合著構圖，將前景、遠景清晰地區分開來，又給予畫面十足的空氣感。除此之外，



3-23 陳澄波 嘉義街中心 1934年 畫布・油彩 91×116.5公分

陳澄波邀請每一位觀眾進入他畫裡世界的熱情，這麼多年來還是沒有改變，這些街上行人還是像遊客般悠閒漫遊在畫面中，而賣彈珠汽水的路邊攤及停在路旁的整排人力車，則流露出濃厚的時代

訊息。另一幅同樣是畫於一九三四年，「嘉義街景」，以筆直斜切的角度，將當年嘉義市區最高樓（俗稱三層樓仔）畫在畫面左方，右側則站著兩棵大樹，在近景安排巨樹的構圖法，也是陳澄波自學生時代就慣用的，只是現在表現得更純熟、更妥貼了，畫裡依舊是陽光遍地，畫家仍然坦率熱情地邀約著觀者，藉著看畫神遊其畫裡家鄉。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3-24 陳澄波 嘉義街景 1934年 畫布・油彩 91×116.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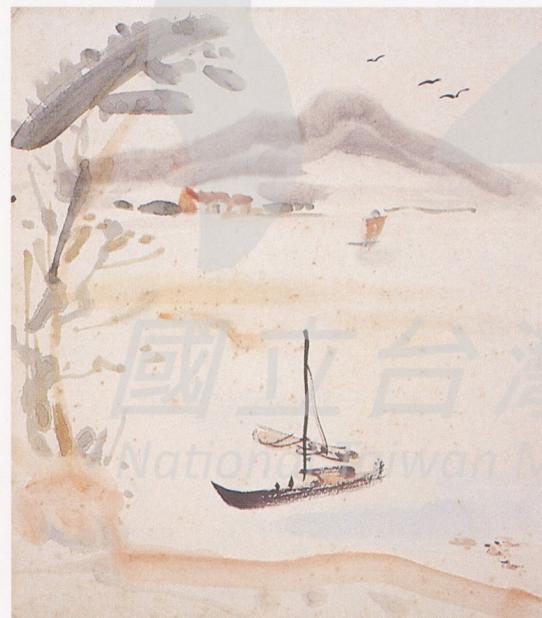
此處描繪的是中正路興中派出所的東方街景。看似跳動的鳳凰木與電線桿親切地引領觀者進入街景。



淡水小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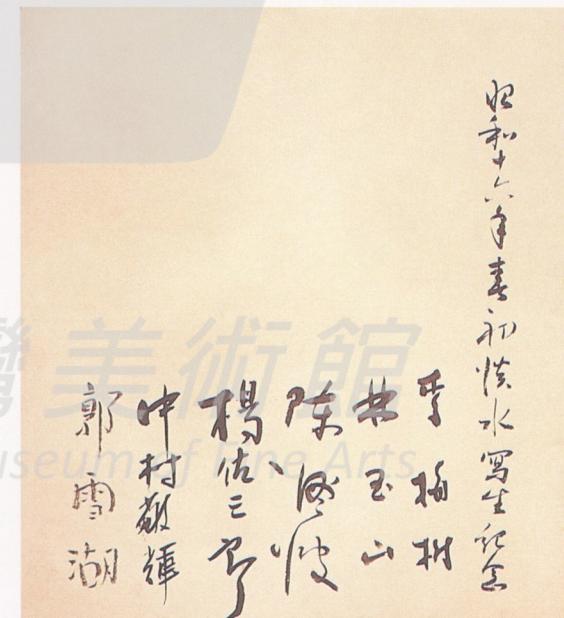
回台之後陳澄波有一些長期性的作畫地點，除了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嘉義市區之外，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之間，他常在淡水活動。一九三五年台陽展開始後，陳澄波每每在忙完展務之後，與楊三郎等畫友一起結伴到淡水寫生。根據楊三郎夫婦回憶：「有一次大

夥兒到淡水寫生，不知何故，陳澄波在畫布上一再塗抹得不順暢，突然激動地把畫箱摔在地上，捶胸痛哭起來，也許是創作上的某一癥結不得獲解而如此自苦，大家只好一再慰藉他，並感動他對繪畫的熱情。」陳澄波的率性、執著，在此表露無遺。



3-25 淡水(觀音山)寫生合畫 1941年

這是一張淡水合作畫，山路房屋、小帆船、鳥是陳澄波畫的。山是楊三郎，左邊的樹是李梅樹，大船是林玉山畫的。前面的路是郭雪湖，中間的水波是陳敬輝畫的，畫的背面有這六人的毛筆簽名。



這三幅畫都是由同一角度取景，畫面可說穩重有力。陳澄波的立足點在畫面左下角的山坡小徑。畫面由近景的街道房舍，蜿蜒到遠景高聳的尖塔樓房，襯托著背景的地平線，堆擠成S形的有趣走勢。



3-26 陳澄波 淡水 1935年 畫布·油彩 91×116.5公分



3-27 陳澄波 淡水 1935年
第九回台展無鑑查展出



3-28 陳澄波 曲徑 1936年
畫布·油彩 第十回台展無鑑查展出

淡水是陳澄波熱愛的小鎮，自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間，他在這裡留下無數足跡，並描寫不少淡水河口的晨曦、夕照等畫作，這段時間他同時也以這些淡水系列作品，參與「台展」、「台陽展」、「光風會」等台、日兩地的重要展覽會。

●以居高臨下的俯視視點，描寫具綿延動勢的景色，秀麗的觀音山、優美的淡水河、山坡上古屋、洋樓夾雜的景致，處處都可入畫。陳澄波曾說：「淡水風景中，多歷風霜，充滿古早味的建築物，特別在雨後或陰天的次日，屋宇及牆壁的顏色，或樹木的青綠等，分外好

看……。」陳澄波對淡水景致，有此細膩深刻的體會，也是來自多年細心的觀察，一九三五年所畫的「淡水」(116頁)，蜿蜒曲折的節奏韻律、豐富的層次感，是此圖的主要特色。也許受到地理因素及自然氣候的影響，陳澄波的淡水系列作品，很少像描寫台灣嘉義街景一般，強調烈日當空的眩目光線，而特意壓縮空間造成舞台效果的構圖方法，在此也轉變為舒緩自在、蜿蜒連續的節奏，全圖散發較為輕鬆自然的抒情風格。磚紅色的屋舍與草綠色的山巒、樹木，在互為對比中，也產生和諧的效果。



3-29 陳澄波 淡水 1935年 畫布・油彩 91×116.5 公分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3-30 陳澄波 黃昏淡水 1930年代 畫布・油彩
 91.5×116.5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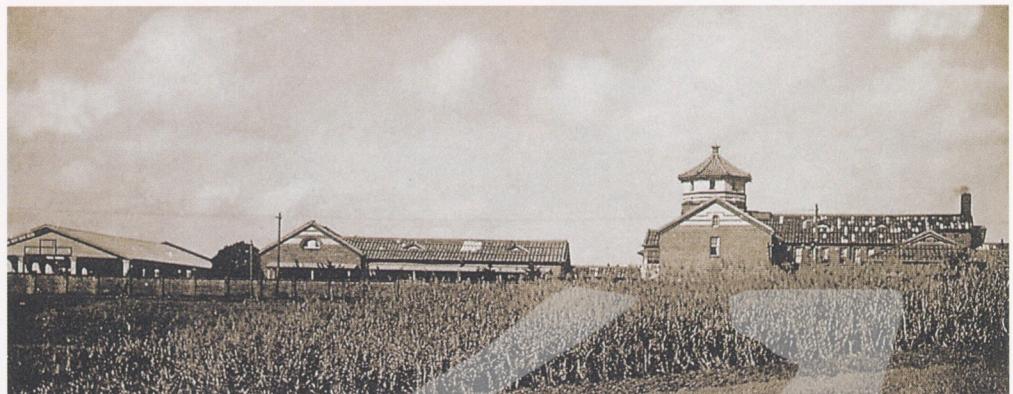
3-31 陳澄波 淡水舊砲台 1935年 風景速寫



3-32 陳澄波 淡水風景 1935年 畫布・油彩 72.5×91 公分

日出時分的淡水渡口，陽光仍未十分充足，而岸邊逆光的三顆樹，引領著觀者將目光移向正前方的渡船伕，及對岸正準備工作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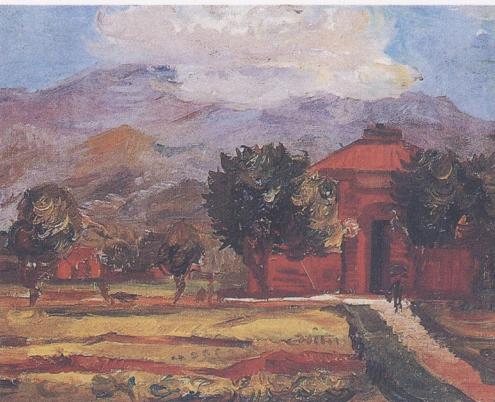




3-33 日治時代的淡江中學

● 淡江中學座落於淡水河畔崗巒起伏的小山坡上，那裡不但自然環境極其優美，校舍建築亦採中西合璧的方式，處處可見設計者的巧思。陳植棋、倪蔣懷這些喜愛淡水景色的藝術家，也都曾以淡江中學為題作畫。當陳澄波於一九三〇年代來到這裡時，遠遠站在河岸邊的田圃上，便可一覽無遺地望見山巒高處的八角樓，四周起伏有致的青翠田野，也都盡入眼底。面對這樣開闊優美的風光，陳澄波當然想把美景全都畫下來，於是他以類似相機廣角鏡的取景方式，以及些許扭曲變形的構圖法，將「淡江中學」巨細靡遺地描寫一番。陳澄波本人也對這幅作品，仔細地分析過，他

說：「作品右上方是略為突起的小崗，左下方是農村，其間斜坡的菜圃，呈現波浪起伏。以淡江中學校舍為背景，利用前景水田田埂的曲線，表現全畫的線條韻律感，斜行的道路截斷前景與中景，並且道路的色彩也增加前景的明朗快感。然後以兩三個人物做為點綴，在田野裡加上白鷺鷥，使整幅畫顯得活潑悅目，全畫的精神中心便在於此，這是我努力的結晶。」綠野平疇裡，散置幾間紅磚蓋成的小屋，是台灣鄉間頗具特色的美景。這張作品在用色方面，也擷取了這種紅、綠相間的美感意識，並且展現了陳澄波善於處理綠色層次的功力。



3-34 陳植棋 淡江中學 1925-30年 畫布・油彩
65×80公分



3-35 倪蔣懷 淡江中學 1929年 紙・水彩 49.5×67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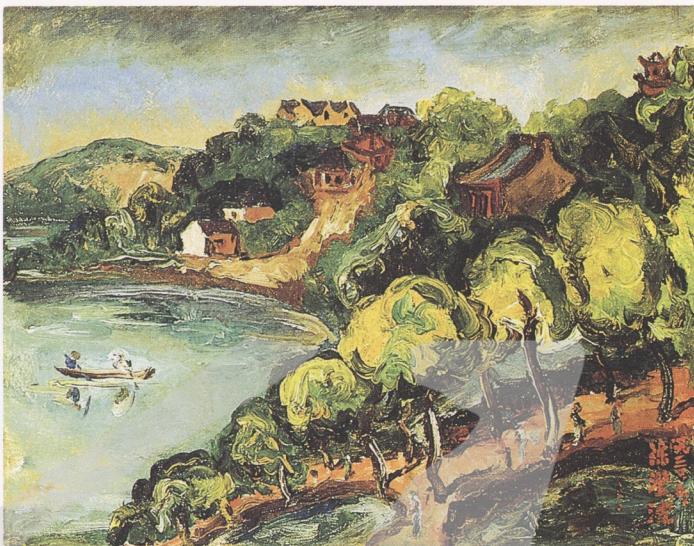
3-36 陳澄波 淡江中學(岡) 1936年 畫布・油彩 91×116.5公分 第十回台展無鑑查展出



圓弧形的構圖語彙

圓弧形的運用是陳澄波畫作裡經常出現的語彙，不論是日本求學期（1924-1929）、上海任教（1929-33）、返台期間（1933-47）的作品，在構圖形式上有所改變，但他總是喜歡用圓弧形線條來表現。

從119頁～123頁的這些畫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圓弧線向外散如爆竹火樹銀花的樹木，遠景圓弧如饅頭的山脈，圓面連綿的台灣坡地，圓弧形的埤池邊線等圖式，強烈地呈現畫者主觀性的觀察景物的創作態度。



3-37 陳澄波 夏日湖畔 1930年 畫布・油彩 32×41.5公分



3-38 陳澄波 台灣農家 1932年 畫布・油彩 53×45.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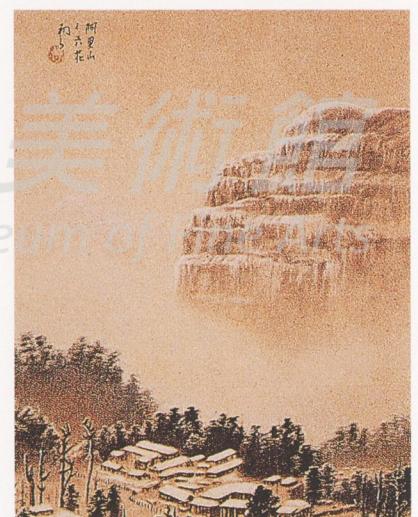
3-39 陳澄波攝於嘉義蘭井街251號舊居，右上角作品為阿里山之春。
(阿里山之春 1935年 畫布・油彩)

陳澄波作畫時最大的優點，就是虛心求教，廣納眾議。不論圍觀他作畫的人是小孩、成人、工人、農人、公教人員，他都會請他們提供意見。當他畫這幅「阿里山之春」時，他就請教一位林務人員說：「你看我這顆樹，樹齡有多大？」林務人員說：「最少六百年以上。」他才放心。

嘉義郊區

既然陳澄波對於各地自然美景具有優越的感受力，當然對於家鄉的自然風光也不會忽略的，尤其是阿里山、玉山這些獨步全台的山景。一八九九年，日本人發現阿里山是座林相豐富的千年森林寶庫，於是著手進行開發的計畫。一九一四年阿里山森林鐵道竣工，此地便成為日本官員及文化人前來考察遊賞的熱門地區，一九三七年台灣總督府還將此區列為「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預定範圍」。阿里山附近的塔山，大片垂直岩壁氣勢雄偉，非常適合入畫，一九三五年日本著名專繪地景鳥瞰圖的吉田初三郎畫過塔山，無獨有偶的，陳澄波也在同一年以相同取景的「阿里山之春」榮

獲第九回台展無鑑查作品。「阿里山之春」前景搖曳的春櫻與山坡層層疊架的屋頂互相呼應，中景的樹木與塊狀堆疊的山壁，也迫不及待地加入這個律動的行列，比起吉田初三郎四平八穩的畫面，陳澄波充滿動態的作品特色，也就愈發突顯了。



3-40 吉田初三郎 塔山 1935年



1937
1938

- ◆盧溝橋事變發生，中日兩國進入戰爭狀態。
- ◆中華民國空軍首次空襲台灣。

●公園是嘉義市民休憩的好去處，也是畫家駐足流連的地點。一九三七年的「嘉義公園」，一棵撐起了燦爛閃爍綠傘的巨大鳳凰木是詩意的象徵符號，造型色彩不但有力而且悅目。在這綠蔭底下，母親牽著小朋友的手，沉浸在白鵝、丹頂鶴的悠游自在，如同仙境一般的平和世界中。陳澄波在嘉義公園作畫時，陳重光常常陪在父親身旁，興致勃勃地負責提水、換水。當陳澄波描畫樹

木時，拿筆的架勢就像打拳般或舞劍般地充滿戲劇性張力，眼神也像要決鬥似地看著樹木枝葉，那種神態與氣勢，果然常常引來不少圍觀的群眾。有趣的是，陳澄波不同於他人討厭旁人的打擾，他反而會親切地邀請眾人前來看自己畫，並且歡迎觀眾批評指教，林玉山先生說，陳澄波大概是受過師範科的訓練吧，因此才無論對圍觀的成人或兒童，都熱情地招呼解說著。



3-41 陳澄波 嘉義公園 1937年 畫布・油彩 120×162公分



3-42 陳澄波 嘉義公園一景 1934年 畫布・油彩 72.5×90.5公分

蒼翠的樹叢、綻放的花朵及明亮的光線，使得這一家人能以愉悅的心情，來觀賞猴子嬉戲。



3-43 陳澄波 嘉義公園 1937年 畫布・油彩 60.5×72.5公分

此景構圖與左圖相似，畫中的鳳凰木像是披著金黃色的羽毛，而前景的長尾紅鶴，像是一盞盞的明燈，使得這幅畫更具生命力。而誇張的弧面結構，與弧狀表現的語彙，使畫面張揚著樸拙難以禁錮的生命力，乖違而執拗地震撼著觀者視線。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3-44 陳澄波 嘉義公園 1939年 畫布・油彩 91×116.5公分

●三〇年代不但是陳澄波個人繪畫創作的高峰，也是整個台灣美術活動蓬勃發展的時期，但是偏偏在這個台灣藝術文化大有可為的重要時機，一九三七年，卻爆發了中日戰爭，攪亂了眾人的日常生活，一九三九年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日本對台統治採取更緊縮的政策，無形中也暫時阻斷多數台籍畫家的創作心情與生活。然而堅強的陳澄波並未屈服於大時代的困境，仍然繼續尋找適合的題材，不斷作畫，期待能另創一條出路。不知是否受到戰爭肅殺氣氛的影響，陳澄波幾幅參加「府展」的作品，大都具有奇詭特異的蒼涼感，其中最明顯的是，畫中點景人物越來越少，甜美的敘事風味也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寂寥落沒的情緒。有時陳澄波不免還是要以詳細記實的手法，描寫戰時的生活景況，例如一九四一年的「懷古」，描寫的是人們在嘉義黃德壽宅前防空演習的場面，路上行人不是儘快躲



3-45 陳澄波 懷古 1941年
畫布・油彩 72.5×91公分

進屋內，便是就近蹲在牆角，還有一個小女孩戴著空襲時專用的帽子站在路邊，牆邊滿滿一池水，以及備用的樓梯

和水桶，則是準備中彈時滅火防災用的，這種結合洋樓古宅美景與戰時緊張氣息的畫面，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陳澄波嘉義寫生景點圖

嘉義市街道，是陳澄波畫作裡最主要的題材，這些景點如廟口、中央噴水池、公園等，與他的生活是那樣地密切。因此他投注了所有的熱情與關懷，將市街一幕幕的生活片段表現出來，同時也保留了嘉義市二〇至四〇年代的真實面貌。您可以依本頁的導覽，環繞嘉義市一圈，置身於當時的時空之中，感受一下陳澄波的創作心情。

木材工廠 (圖1-31)



嘉義醫院 (圖4-14)

吳

民

權

路

慶祝日 (圖4-3)

忠

中

山

路

懷古 (圖3-45)

忠

共

兒童樂園 (圖4-2)

東

森

路

水源地附近 (圖1-34)

自來水公司

中山公園

嘉義公園 (圖3-41~44)

省立嘉義高中

228 紀念公園

富國重劃區

體育場

嘉義街外 (圖1-67)

楊

吳

鳳

南

路

省立嘉義女中

崇文國小

大同國小

嘉義郊外 (圖4-12)



忠

孝

路

省立嘉義家職

南

路

省立嘉義女職

南

路

省立華南商職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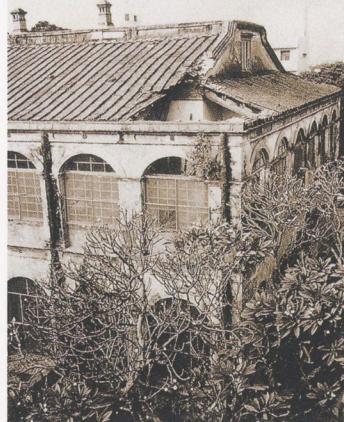


3-46 長樓大樓外觀

台南長榮女中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陳澄波順應環境避居郊區鄉村，不過他幸運地因為廖繼春的幫忙，可以於一九四〇年代，進入外人難以進入的嚴格管制的教會女校，並完成多幅臺南長榮女中校園系列。其實有過長期擔任老師的經驗，陳澄波對於描寫學校景觀，一向很有親切感，光是一九四一年的一年之內，陳澄波就畫了四張長榮女中校園的風景，其中一幅「新樓風景」還是參加第四回府展的作品，雖然畫面還是有一些穿制服的女學生在活動著，但是戰時蕭條冷寂的況味，已經明顯取代以往的溫馨熱鬧。

一九四三年的「新樓」，是陳澄波參加最後一回（第六回）府展的作品，他還是使用兩棵大樹挺立前景兩側的構圖模式，再以「之字形」的道路推移空



3-47 台南神學院校舍(已拆除)

長榮女中

自從馬雅各在臺南東門內建造新樓醫館後，一八八〇年又由巴克禮牧師（Thomas Barclay）於新樓附近建造一座二層的洋樓，作為神學院的校舍。一八八七年長老教會又於新樓醫館內，創設「新樓女學校」。

校址在今神學院女生宿舍慕林館。日治後，一九〇三年改名為「長老教女學校」，後來學生日增，校址遷於長榮路上，一九二三年新校舍落成，即今日的長榮大樓，但新校舍不敷使用，所以學生宿舍依舊在新樓醫館內。

一九三九年日人准予立案，易名「長榮高等女學校」。戰後，再改為「私立長榮女子中學」。

間、導引畫面的景深，遠處的樓舍則在綠蔭掩映下，顯得幽靜清涼，而這些女校的學生們，在戰爭期間還能正常上課，可以說是相當幸福的，陳澄波於是緊緊地掌握住這份戰時難能可貴的安祥氣氛，並且把校園當作和平樂園的象徵。

長榮女中新樓

由陳澄波所畫的新樓風景觀察，他的構圖方式大致為主景前鋪陳曲折的道路及濃綠的林木，以帶出畫面的空間感，長路的盡頭則是矗立著西洋風格的洋樓建築。由這兩幅畫可知，同樣的地點，同樣的建築，陳澄波總是嘗試選取不同的角度入畫。

這幢洋樓是臺南神學院的校舍（昔日台灣教會歷史資料館，已拆除），外觀呈現出殖民式風格，上下皆用拱圈，外壁粉刷石灰。屋瓦舖以台灣紅瓦，並有壁爐煙囪突出。屋頂兩側有巨大的山牆，顯露出台灣地方的特色。



3-48 陳澄波 新樓 1941年 畫布・油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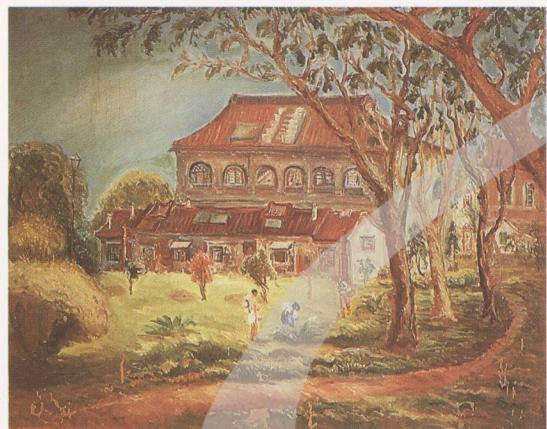


3-49 陳澄波 新樓風景 1941年 畫布・油彩 91×116.5公分 第四回府展無鑑查展出



長榮女中校園

這三幅畫的都是台南神學院內的長榮女中校園，且右圖與下圖畫的都是同一棟建築物，構圖雖有遠近距離的差異，但同樣具有宏偉壯觀的氣勢。校園中正在除草、觀賞草木的女學生，及正在散步的悠閒母女，在在說明了陳澄波，從沒有放棄在台教學的理想，故對校園安祥恬靜的氣氛有種特別偏愛。



3-50 陳澄波 長榮女中學生宿舍 1941年 畫布・油彩
91×116.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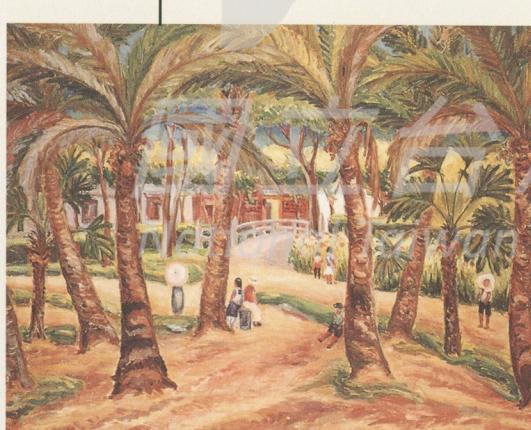


3-51 陳澄波 新樓 1943年 畫布・油彩 72.5×100公分
第六回府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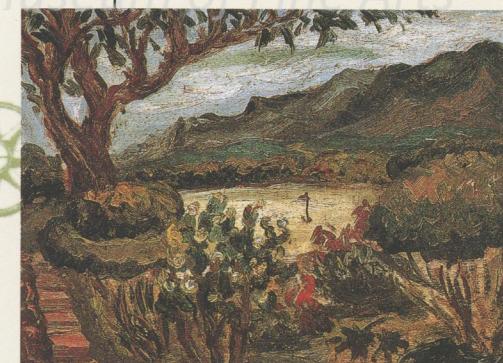


陳澄波遊歷全島寫生圖

大自然中和諧美麗的色彩，是陳澄波的最愛，藉著畫筆顏料，他將台灣各地不同的美景，一一地表現出來。



3-54 陳澄波 椰林 1938年
畫布・油彩 97×130公分



淡水

3-55 陳澄波 淡水高爾夫球場 1935
畫布・油彩 23.5×33.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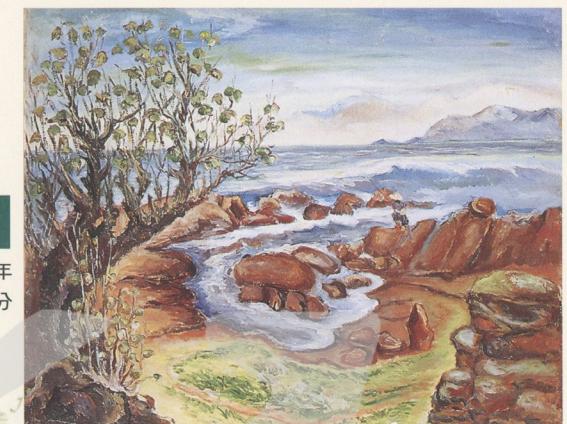
基隆河

3-53 陳澄波 基隆河 1933年
畫布・油彩 49×63.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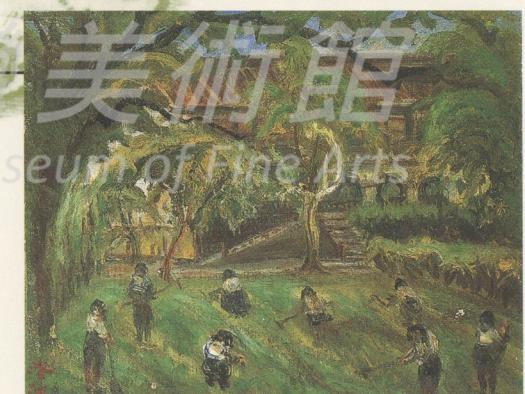
貓鼻頭

3-56 陳澄波 涛聲(夏之潮) 1939年
油彩・畫布 91×116.5公分



台南

3-57 陳澄波 長榮女中校園一景
1940-44年 畫布・油彩 31.5×41公分



彰化

3-58 陳澄波 八卦山 1940-44
畫布・油彩 37×45.5公分

de Formose
au temps
de l'occupation hollandaise
dressée par

J. Van Braam et G. Onder de Linde